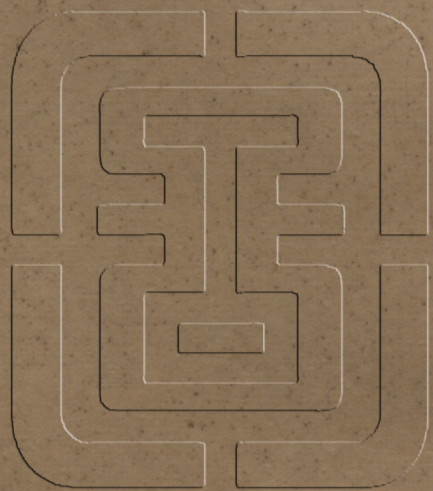




1975



皇朝文鑑

五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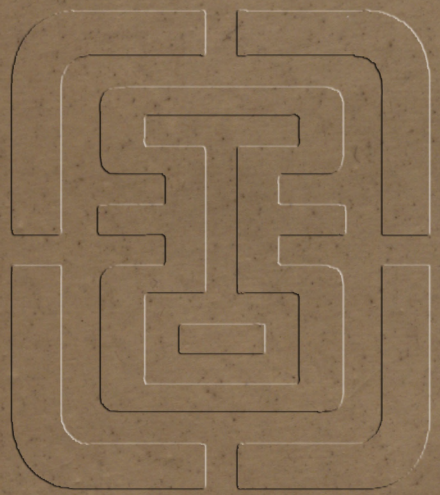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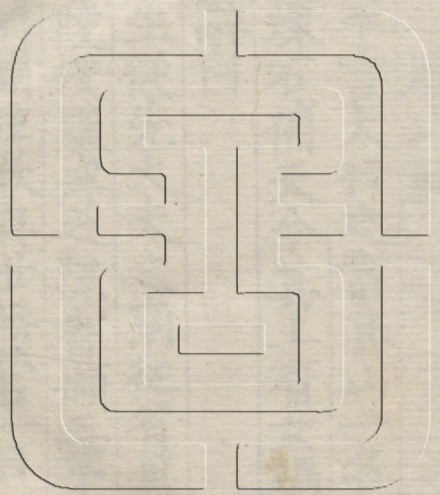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皇朝文鑑卷第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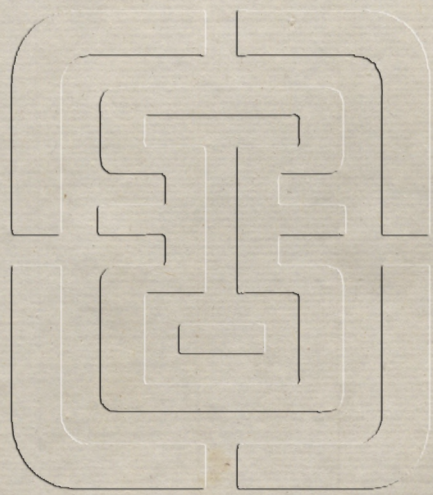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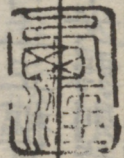
賦

感山賦

崔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  
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  
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  
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  
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  
處士闖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祈有



異聞先生不對賓請愈勤於是爲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叙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於吾鄉駕材累程連聯高山見于群經茲其不言疑未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贊之處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崕屹嶮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髀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

強起爲名丘妥爲平罔巋乎甚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邈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脊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鉤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坳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尸佼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

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  
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  
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峻懷交而  
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濬之祥觀開  
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塞吾襟共附  
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  
嶺支其躡蹠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錯  
釘鉅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  
以竒巘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  
上晻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闢又若王畿之外五

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千萬悉固內而騰轅此山  
之形也汾潞丹洹滹池潒易涑沁淇潼清源濟澳  
奄响將迎縱橫嗽激安陽巨馬出其夸白絮北涿  
度其液觸遥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晷凝染漸漬  
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奠荒有神開社有伯以風  
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燠陽覆手霹靂近靡百城  
遠霈萬域暴暑吸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不  
得為疫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  
其力則無敵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  
自時建都遷徙不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

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唯晉為疆大抵以兵為阻  
以險為防守不敢施戰不敢忘越至卑耳而齊相  
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中山衛韓與魏  
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河外或城其  
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喉或恃為腹背屯留有常  
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側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  
地不少退如羅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爪牙鋒  
鏑乘間薄人肝腦塗地以塞旗虜將而為樂不然  
假息竊視扞以城郭從姬歌兒名珮重璞不敢不  
獻雖欲藏之亦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

中一舍之間烹四十餘萬之衆築頭顱之山舉長  
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碁錯今千餘年幽陰  
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指交質行野者  
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獸裴徊陵陸踰趾阪阜  
裁約六國眦睨九道孰為龍首孰為天竈向背孰  
徙草木孰遣器械孰便憑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  
孰衰為蛇孰尾為鸛孰喙孰方孰圓孰牝孰牡衝  
輪孰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  
孰此入寇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  
候孰可接戰孰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

孰遂敗此孰救佯遁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  
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口憑軾結鞞忿豢去就  
所過之邑鷓視狼吼詰無不講嚮無不偶入軍則  
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民試手為縱  
橫家隨以此售關警遲速稱晝貧富矯尾厲角  
恐悞翻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峻不能糾其繆中  
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  
立業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賜之險漸此山之  
道攻滎陽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  
據敖倉之粟杜中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

津使天下知所歸者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  
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  
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降射犬之衆還軍  
敖倉屬魏种以河北事然後西向以爭天下者魏  
武帝之謀也進據武牢扼其襟要俾竇建德不能  
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太  
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  
順檀籠裏控外聯區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間衝  
而為壘缺而為關有朝歌內黃黎陽之支離有五  
原高平廣武之依攀前規成臯逆嬰邯鄲收襄帷





之東胡塵一踰三關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  
轡長驅傳國都而扼蹤暴衣冠於塗炭客宗廟於  
妖兇更帝迭王抑爲盛衰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  
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爲彼君者始失之  
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挂  
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  
追述爲萬世深誠者也當彼之時國中窄而山中  
寬天下危而山中安外儉人苟容以盜官兮內浩  
歌乎考槃外吁嗟愁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方  
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樵

縮劍以銜寃兮內樂天其盤桓仁智所依仙聖所迹  
其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如鳳非醴泉甘  
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或餌木而  
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於樵釣或偶懷於老  
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攀王二老猶自  
輕之士壺關令狐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  
緒餘尚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  
首名歸山嶺巒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束  
雲衣之迴還積衆精於寶姥糝靈氣於天丹轟霹  
霞之朝覆豁光恠之宵環其金則飯盪鏐銑鏐鏐

鋪鏤其玉則瓊玖瑋珀瑳琪瓊璠石黃綠而青碧  
珠玑瑰而木難餘糧石脂之硃破楮聖理長之爛  
編陰映宛倚穹注蟠炤絲絺氎縵鉛鹽銅鑿備先  
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神鋼是  
取逗落液於庫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勇  
回歐冶之靈顧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  
其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窟窟生峻峻貌如秋胡  
明星明星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鷓趨鷓隨往還青  
冥木栖則鷓鷯鷯鷯水止則鷓翠鳧鷓殊種詭類  
莫可殫名其狀如麋有距四角馬尾聲若鍾磬以

出爲瑞赤虎文豹黃熊封豕廬鹿瑞豸行搏坐噬  
草則紫團之葎勤漏盧麋銜牡蒙菴容首烏牛  
膝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莖如雷苾胡雲英王支  
解蠡菴藺鹿腸鶴虱彭根屈据澤態天糶芳臭粉  
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珍傳太一或用講  
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篁篠懷風桃李成  
蹊梗柎楓檜思仲蕪莢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椶櫚  
槐棗棠榴楫黎陽櫨厭桑枌榆梭槻交抵並節韜  
唐蔭隄身緣中材實資療肌松柏千歲蹇金石姿  
彌根萬仞之峰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

後有枚遠而望焉或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  
其圓中規參差構椽下隔百步猶穆憂而相羈公  
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若是之詳也且聞  
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宗或決事於  
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無窮  
陛下臨御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圖苑囿之觀事土木  
之工戶牖朱綠之飾詔五歲而易服玩帷帳之  
具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忼然咸願獻力  
京師進娛皇躬聽鍾鼓管籥之音瞻車馬羽旄之  
容儻有司因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路之人

披蒼莽伐崆嶺賤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春淫  
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  
闡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闈秘廬侍從兮蛇蟬  
翠華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之法申其孝慈  
復延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弊法著久  
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政廣  
廡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為  
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  
決獄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  
以為衛士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

偏裨別屯之任以觀其所蒞典利如此顧不爲偉  
歟山日以開貨日以通衆庶習知勿爲牢籠欲發  
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措者剝者斲者亨者掇者繫  
者弋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庶寶之輪幽萬模之  
紛紜雕腹彩製羽須毛群弓矢鎧楯之材輿馬骨革  
之倫被服織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于縣官寧  
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爲偉歟公子再  
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去善矣且民可與  
樂成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火之  
流烈感斗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蠱

狂厲之感無喘夜駮疥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  
然諾而多憤忮重淪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  
唐虞之澤彌久而未墜平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  
馬射獸以爲樂投石拔距以爲戲悲歌慷慨以攄  
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之主不先得  
其土則先得其士不得其地不足以控諸夏不得  
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而  
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  
梁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  
博六州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

之敗緣上黨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  
劉去或群盜乘隙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  
東之舉昧李驤疾度控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  
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如人懷心腹之疾難  
去也如木受根柢之蠹故吾 太祖皇帝之興也  
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計不西下而  
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其未聚  
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如  
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  
廣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侯暴王龔頓踣蹙

納土稱臣冠佩隣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  
然其勢如此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

太宗之弔伐也指師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  
剡隆成之堅躬擐甲胄劇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  
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能破焉迨我

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益安陽之  
屯許北虜之通和勅猛將之䟽軍以至 陛下仁  
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才力未  
嘗疲其身意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  
知收城奪邑之勲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

不與之全物賞先至者不導於一津茲柰何合之  
深山觸鷲猛而為勅敵之怒心鐵鑿棘矜若南國  
之茶海濱之鹽千百良民化為頑兵或蒙欲而拒  
捕或負恃而貪凌始逭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  
鎮之常貧則威有所不足列之火誅則民轉相震  
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孰懲公子曰不  
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無衣裳以  
被軀累聖哀之脩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鑪銳  
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虫蛇割其室廬剝木成舟  
結繩為罔剝木為矢弦木為弧以飲以食以畋以

漁服牛輶馬紡績鑿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  
至治之世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熊  
繹封楚魚鹽之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鷲不  
數十年齊楚以富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  
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  
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之能蓋建隆初興通  
餽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是有司不復舉  
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所治之法  
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明處  
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馱江陵之瑰幹空鄧

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儵爍坤后斤緼而容與青  
帝執規白帝司矩攝离朱之魄觀其微繆捨倕繭  
之神相其斤斧裁魯鎮以爲址判湘巒以爲礎趨  
步而龜鳥正叱咤而虹蜺舉星覆重揄雲縮萬堵  
塗以齊赭甃以號土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  
賦揚瑤琨與織貝荆砮丹而箇籛蒙羽之織縞澗  
漚之泉紵優尊而百禮六樂華國則東房西序邦  
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東被于流求  
西薄乎羊同南暢于訶陵北憺乎空峒積摯鴻臚  
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覃懷之域

三河之衝濬斷乎滄溟背栖乎犬戎齊楚甌越魯  
鄭巴邛轅有所不適檝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  
城之所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  
食所庸不疲其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  
帑焉而乏府焉而空或驕陽淫雨之災或戍發備  
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梟雄或陰會於朋仇或推  
埋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衷禹散歷山之金而  
贖賣子之虐湯鑄莊山之幣而救無糧之凶非先  
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彼泉源我  
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而不知

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  
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  
臣民今游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  
非有以守之殆由天設于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  
何侵而夷之以紆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  
聞於灌瓜兵或興於爭桑投芻生心文子之至喻  
牛甘必鬪管堅之所量國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  
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爲利甚明發丁以通驛隋政  
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烏足陳於治  
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請置其

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囷倉善賈之  
行不念胠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  
果大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士豪而  
歲起屯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于京都不  
募人訪銅而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  
遺計若此庸爲利歟由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  
方北伐之涂推石傳土決其成功束馬懸車胙乎  
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道之師直壓懷柔  
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卷夏之東穴出  
竒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辯旣久色相不平抗



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蹶然而笑適然而興曰坐  
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  
先王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  
順乎冬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戕  
不時而源枯不禁而山傷逆于天元降爲災祥則  
雖傳道之人豈容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  
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  
德長者報亦長推之四海之內入爲公卿出爲牧  
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藏其化貝易供其  
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皆樂其有

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脩其業愚者雖甚欲  
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貲大姓之  
家列肆俾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紺采綴鍍廟  
焜煌被以黼黻以雕墻狗馬弃齊民之食飲輿  
妾賤士夫之衣裳寘昏祠葬隳敗紀綱通吏買法  
陰淫陸梁其憑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  
奴如兵占田論鄉主逋豢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  
爲常州縣徒吏私爲之視察鄉亭部夫公隨之奮  
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賦守令吏寺略有  
常制每郡每邑宛轉糜潰輸幾俟而幾王彊桀相

師極欲爲威怒網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察諸刑  
剥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穉曲直之所宜積之徒  
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速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  
益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  
歸乃方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爲災而彼反爲宜從  
是其氓匿稅併田之不暇益令羣僧藏租隱地之  
無疑南方諸山非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蓄木不蓄而  
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  
長養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民何負獨爲狸而畜  
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斂之期萬物失

由儀之道四海廢崇丘之詩或者縣官列膠幹皮  
羽之須管棟宇舟車之材上苛之以敲笞下撓之  
以追催索之于邇則此旣莫有求之于遠則險孰  
能來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驩相比朋固所以制百  
姓之命暮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  
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  
不知其安所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  
國必固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  
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  
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

其爲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蚩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裁害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推類事爲之法物爲之制數畧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

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纒君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旣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于後王脩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徒頒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爵羅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

物名鷲獸在前穴氏火物而誘之出阱獲既設冥  
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詔焉以程斬材  
者有期日竊木者有常刑至于金玉錫石卅人之  
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待其  
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  
其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  
興造不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  
有期重輕之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  
類昌碩以盆鼓蕃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  
江山出銀甕丹甌極聚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

于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王陶唐之二宮姚虞  
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雖有眉耆者愛  
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諫而必  
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祉  
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  
匹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  
觀風之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  
不得其術不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舉其職不  
患信任之不至今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

爲臣去就之節思古人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  
爲本學以力行爲貴居朝廷不以先後持其嫌守  
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齊力協議臯陶  
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志以共察  
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下之  
傑不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  
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視  
授百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  
而責其必治法制素具東南旣饒天府宏壯講練  
有時吳越皆霸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

地夕使乎北北歸十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健  
隤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  
踰黃河之湍丘垤之山箕乎其旁戎夷阻之甚太  
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糴之弊牽危疑  
於徃代汨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日有餘年神聖  
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世  
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蹐媿謝不敏請爲弟子旣而  
少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  
且昔者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  
焉則就之不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

可得而臣者今山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  
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  
之於綠圖高辛之於柏招帝堯之於務成帝舜之  
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尹文王之於鬻  
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號叔齊桓之於管仲  
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之心  
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怍若自失再  
拜而罷

皇朝文鑑卷第六

皇朝文鑑卷第七

賦

珠賦

崔伯易

煎茶賦

黃庭堅

別友賦

黃庭堅

汴都賦

周邦彥

珠賦

崔伯易

高郵西北有湖名甓社近歲夜見大珠其光屬天  
嘗問諸漁皆言或遇於它湖中有竊謀之者則風  
輒引舡而去終莫能至賦曰

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其在下者因物而成形故天下之偉寶不妄其所託託物之主實內鍾乎神靈吾嘗臨東海旅南溟泛淮江之湯湯濟岳陽之洞庭觀其溶液衍裕蓋天地之委藏祕恠惚恍蛟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沅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顧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爲灩澦延平誕竒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爲異物之所處或設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揚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邐

兮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羨沃穹山大野谿谷原藪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漫漫勢漭漭而無涯魚則鱣鯉鰕鱖鯨鯢鱗鱗鳥則鳴鵠鳧鷖鷄鷄鷓鴣鴛鴦若煙海會如泥沙蟲螺蚌若蝦蛤卉菱芡而荷華水不數舟陸無筭車漑灌乎民田漕引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水壤之固護飭官命屬厥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爲要遮潛合陰附應淮海之唘訝微風翻瀾矧其甚邪其或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漭千里農民播溺宛轉流離而不

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厯觀  
矣瑰祥恢恠庶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  
陳者特盤殮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爲當世之  
所傳發詠乎川珍翱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  
語而來前曰先生之念者貨也君夫川澤之精理  
則不然不寶於人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  
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  
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息而無聲則是珠也  
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耀周隅皆明呀紺  
石而爲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光芒吸沆瀣

之精英木散景兮扶踈草露實兮紅青林鳥盤高  
移枝羣大愕兮爭鳴於是印人徐呼上流俱起撫  
鴻量以先趨領冒苟之已試連徽挺杖灑網持柵  
嗟雖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  
造形而已逝而况伏見靡時欵彼條此與蛟龍之  
爲朋曾風雨而作衛彼能三足而在禦鼈九肋而  
充饋漢蛟蚱之青骨鄭龜羹之異味勅牛悅水而  
黃奪澤馬說繩而足躡犀狎偶而解角翠因媒而  
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爲腊於貪餌文貝瑋  
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漚虜虜胎寒



熠燿自喜快絕意於退引適足殺其軀而已矣是  
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爲珠之笑耶子  
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旣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  
耶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耶用以晦明知在  
已者耶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  
辱不取下賤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  
久而不聞其遯世者耶旣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  
王之乘耶燭隋侯之室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  
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嗚呼噫嘻吾聞諸石  
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夷賓服然則得

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煎茶賦

黃庭堅

洵洵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  
雲質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  
解膠滌昏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勲者也  
余嘗爲嗣直瀹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  
乙建溪如割雙井如震日鑄如鑿其餘苦則辛螫  
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  
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江之羅山巖道之  
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梅嶺夷陵之

文鑑七  
壓乾臨卽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亦可酌  
兔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氣  
莫甚於茶或濟之鹽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鷄  
蘇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收雷之醪醴參伊聖之  
湯液斲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壘去藪而用鹽  
去橘而用薑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  
太倉而堅作彊於是胡桃松實菴摩鴨脚勃賀  
靡蕪水蘇甘菊既加臭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  
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其精神又益於咀嚼  
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之略厥初貪味

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作温齊殊  
可屢歎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安樂  
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  
之胡蝶

別友賦送李次翁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算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  
夜以爲朝予望道於境垣見萬物之富有恨逸駕之  
絕塵又驂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  
仰雲飛而注弋俯淵靚之沈鈞或一能之勝予忘日  
月之不予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

而不釋恐斯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季三隱約於龍  
眠維若人之仕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  
聞道之大用吸江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  
而首應西犯之而東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  
堂偉道學之宗岫增懦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  
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  
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渾渾而進舟風剌剌  
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同憂

汴都賦

周

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

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  
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  
杌歸我有 宋民之戴 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  
至汴而上是爲東京 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  
無外涵養如一含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  
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  
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  
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至于今稱之矧皇居  
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  
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旣倦游迺崎嶇還

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  
神悸睩睩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  
所屆適遭衍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祛局局然嘆  
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  
未游乎廣廈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設披褐挾緼未  
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  
子姁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  
欲窮虞淵南欲盡區戶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  
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  
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

罔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  
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  
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為家令走  
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  
殊攝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  
為豫周封鄭地背觴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為次惟  
蓬澤之故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渙渦截其面金  
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疊丘訾婁夾其  
腴梁周帝據而糜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王國  
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

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爲市分疆  
十同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  
基融而壯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  
立土圭而測晷蜀險漢全荆惑閩鄙惟此中峙不  
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不侈環睇眺於郡縣如岫  
嶺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堦鱗接縹如長雲之  
方舒屹若崇山之礪硬坤靈因臆履而跼踏土怪  
畏榨壓而妥貼靡脊不可縋而登爵鼠不可嚼而  
穴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荊州之  
却月頓捷步與超足矧蹠蹠與蹠蹠闕城爲門二

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鋪鏤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  
異物不入詭邪必究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  
陌其衢四達其塗九軌車不理擊互人不爭險易  
劇驟崇期蕩夷如砥兩畢而除糞美第穢行者不  
馳而安步遺者惡捨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  
佳木以安怵惕殊異羊腸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轄  
顧中國之闕闕叢資蔽費而爲市議輕重以奠賈正  
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州之貨賄何朝  
蒲而夕除蓋趨羸而去賈萃駟會於五均擾販夫  
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賈之

乘時權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竄器欲商賈  
之阜通廼有屢而不稅銷卓鄭猗陶之殖貨禁乘  
堅策肥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爲矧敢婆娑而爲  
戲其中則有安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  
之麻薑桂橐穀絲帛布縷鮎黃鮑醱鹽醢或  
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屠狗彘又有販置無閭之  
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梁山之犀象霍山  
之珠玉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夫沉沙棲陸  
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不可殫  
紀若夫帝居宏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辰

延亘五里百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杳愒遐望  
而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  
穹昊敞閭闔而居至尊樸楠不斲素題不斫上圓  
下方制爲明堂告朔朝歷頒宣憲章謂之太廟則  
其中可以叙昭穆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  
後宮則無非負無錄之女佞倖滑稽之臣陋甘泉  
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益於治道徒竭民而  
怠荒故今上林仙籙不聞乎鳴蹕旣甌歲久而苔  
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巍巍泛灑繚以重垣防以  
回隄雲屋連簾瓊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法法洋洋



盞也杻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蛇而哢  
罔象出鮫人而舞馮夷者潛靈幽怪助喜樂也若  
廼豐稟貫曆既多且富永豐萬盈廣儲折中順  
成富國星列而碁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  
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慶有芑有秬  
有秠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  
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捐瘠  
攬拾狼戾足以厭鰥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  
有九年之預又將躬本而勸稼開帝籍之千畝良  
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

蹠鍤闕灌暉雨霏孰任其力侯疆侯以千耦其  
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阜與與  
蕤蕤溝塍畹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陿荒  
瘠化為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汴水貫城爲渠並洛  
而趨昔在隋葉禊丁大業欲爲流連之樂行幸之  
游故鑿地導水南抵平楊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  
血與水而爭流鳳翔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  
丘顧資治世以爲利迄今抗後而浮舟桃花候漲  
竹箭比馱洶湧渥驛瀉沸瀆擗防巖岸澆瀉迅  
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巨艦比



坳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相值篙師鼉拱而俟敗  
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縣千禩而爲害豈積患切  
病待聖人而後除耶厥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  
之清源塞孽華之渾濁寔廣堤而節暴紆直行而  
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  
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  
相銜千里不絕越舫吳槽官艘賈舶闖謳楚語風  
帆雨楫聯翩方載鉦鼓鐘鈴人安以舒國賦應節  
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  
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

渾金吾擲颶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  
力能挾輶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龜鼉陸拘羆  
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鷲雷擊莫不繫纍而爲  
囚於是訓以鸛鷺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  
中虱貫牢徹札揮鉞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  
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  
割蛟革以連函剡兕觥以爲弭剗魚服以懷鰥百  
工備盡鏗磨缺削其成鑿鋼而錕鏑植之霜凝而  
電爍故有彊衝勁弩雲梯輻車脩鍛延鏃鈇戈允  
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

之旄鳥隼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爲三列寺爲九殊監爲五左選爲文右選爲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字罅剔朽焚蠹人駭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疊疊成蠱纖弱不除將勝牋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瘵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祀繫繫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負棟

萬楹鎮礎誅喬松以爲煤空奧山而斲楮官有常負取雄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前按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飛擻乎房闈應荅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緹而得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永世作矩至若儒宮千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之匿華鏟采者莫不拂巾袒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齒文旄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篋羅列而願售

咸能湛冰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叩先斯時也皇  
帝悼道術之沉鬱患詁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  
角群言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  
之蕪穢詆淫辭而擊培滅窳突之熒燭仰天庭而  
覩書同源共貫開覆發部於是俊髦並作賢才自  
厲造門闡而臻壺奧騁辭源而馳辨囿術藝之場  
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辭結  
糾榮名之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鳴  
磨鈍爲利培薄爲厚魁梧卓行撈鋒露穎不驅而  
自就復有珮玉之音籟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

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  
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復覩又有律學以  
議刑制筭學以窮九九舞象舞勺以道幼稚樂德樂語  
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會聖之  
宮是爲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之  
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擊  
鼓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  
盤黃壚上赴北辰藥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  
籠曠性來葱蔥鬱鬱而氤氳其內則檐椽榱題永  
賢楹栒闕拱闈闥屏宇閤閣聳張矯踞龍征虎蹲

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黜堊備牖燦爛詭文菱阿芙蓉  
渠之流漫驚波迴連之瀕滅飛仙降真之縹緲翔  
鷓鷯鷗之甍甍地必出奇土無藏珍珠琳琅玕璠  
璣瑤琨流黃丹沙玳瑁翡翠垂棘之璧照夜之蠙  
鵠象鬣角削犀剜玉鍊刻雕鏤其妙無倫焜煌煥  
赫璀璨輝映繁星有爛形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  
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  
瑰形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  
圖寧社稷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  
天元太始皇武儷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

仁治隆之名重瞳隆準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  
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軼扶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  
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獄移波翻海傾足  
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巷惟聞咨嗟  
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筐踐列於兩楹  
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犁  
解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  
受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鏑儼  
三衛與五仗森戈矛與父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  
尉而唱籍千官鵞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

撞黃鍾以啓樂合羽扇以如翼飲飛道駕以臨座  
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既升寶符奠瑞聆乾安之  
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羗夷束髮而蹈舞象胥通隔  
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素靈物之充斥群臣迺進  
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酌酒樂有  
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聞飲  
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譁而  
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動衆躡席布武之紛紜蓋  
天子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洒掃而  
行禮則天下雲擾而絲棼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

將卒執幣以傲知若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  
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彫  
弓而武子不敢荅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  
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定王享士會以  
穀烝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  
之尊豈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  
墜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咸池承雲九韶六  
英采齊肆夏蕭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僊氏  
之鍾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乎以致祖考  
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旣弱淳風變澆樂

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  
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滛聲而忘倦相  
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鄆仲尼廼忘味  
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撤非庠則  
高惟今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有聽鳳之簫或  
灑或離或鼓或磬或鏞或棧或管或笳衆器俱舉  
八音孔調鸞鷲離丹穴而來集鳴嚶啾而舞脩橋  
又有賓旅巴渝之舞傑侏狄鞞之倡遠人面內而  
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廣魯  
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

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  
厥材竹木厥貨龜貝厥幣錦繡厥服絺綌存貢羽  
毛祀貢祭物嬪貢絲枲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  
砮丹鈔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土五色泗濱浮磬羽  
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篚肆陳乎殿  
陛豐苞廣匱吸傳乎駢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暇  
歛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焚翟僂耳雕腳獸居鳥  
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名琛拽馴獸以  
致於闕下者旁午廼有帛氎罽蘭干細布水精  
琉璃軻蟲蚌珠寶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

齊國所不覩者如糞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獒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瑰竒於深阻蓋徼外能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土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之川洞剗之劔廼入騎士之韜齧鄰之馬或服鼓車之轅至於乾象表貺坤維薦祉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鑄垂蜺抱珥鳴星隕石怪應變氣垂白鮎背者不知有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

同穎之禾旅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囷映帶平闕角葱蔚平城晶熨鳥不攖猛獸不噬應圖合謀窮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國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抵掌而譚猶不能既其萬一此特汴都之治迹耳子亦知夫所以守此汴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願聞之先生曰繫此寰宇代狹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涿鹿而是爲幽州少昊都窮桑迺今魯地伏

犧都陳帝譽都亳堯都平陽迺若昊天而授人時  
舜都蒲阪迺觀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豳而兆王  
業之所始太王徙邠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  
艷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  
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及其衰也亦三百  
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穀兵以專利疆  
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蹙而日  
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爲上雌雄相噬孰  
有長距孰有利背兵孰先選糧孰夙峙孰有橋關  
之卒孰有憑軾之士孰有素德孰有彊倚孰欲報

惠孰欲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讎或舉連城而易器  
骸骨布野介冑生蟻肘血丹輪馬鞍銷髀勢成莫  
格國墟人鬼噫彼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寧而幾  
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  
臯天邑以先得者爲上計其他或左據函谷右界  
褒斜號爲百二之都東有成臯西有崤澗定爲王  
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興泗上之健吏扼襟  
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爲金湯役諸侯爲奴隸拓  
境斥地輳輳荒裔東包蟠木西卷流沙北繞幽陵  
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永泰心益侈或慢守以啓



戎或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游役不時而  
就斃廬令日縱而不緹鷺翽厭觀而常值睚眦則  
覆尸而流血愉悅則結纓而珮璲粉墨雜揉賢才  
逆曳腫微豸豸而竊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  
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爲大尾而不掉或爲重腿而  
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無用於揚燎冠冕  
不閑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枕祝羣生夔難而殄  
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紫以天漢曳輦可以陟崇  
巘設跗可以濟深水故魏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其  
地而進戒於吳起蓋批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

起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  
右彭蠡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  
轂如桐之會極其硃鞏者天與之昌其闕礪者天  
與之亡且非易之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  
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  
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雒於南陽龍漿出積  
而壓孤隱亡周之語虜收襲門而天帝貽刑號之  
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  
故鯨鯢勦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闐闐踐魏獄爲  
平崗蹂生靈如躡塊斂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目

而拊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  
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  
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  
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  
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  
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餼據偏守隅則無以  
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遠邇撫原申區割宅製  
里走八極而奔命正南面而負辰舉天下於康達  
力士韞鞬而不敢取貪夫汗縮而不敢睨者恃德之險  
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益人

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布  
衣可以窺隙而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  
府之衍沃適爲人而保聚此以地爲險者也地嚴  
德暢然後爲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 炎宋帝  
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  
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飛狐句望浚深之岩谷豐  
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  
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 天子奉養群臣稍廩  
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  
不解纍力不離韜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旌西

夔而舟駝螳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洎醢  
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  
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  
鋌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  
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沾危王猷失度皇綱解  
紐嗥豺當路帝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圖緯協期謳謠扇 撫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  
蠡趨而蠅附玉帛駿奔者萬國 冠冕充塞乎寰  
宇絕塞稅鎧而免鞫障壘燹而推櫓拜檻神威  
有比萬旅奕世載德蔑聞過舉髮櫛禾耨子攜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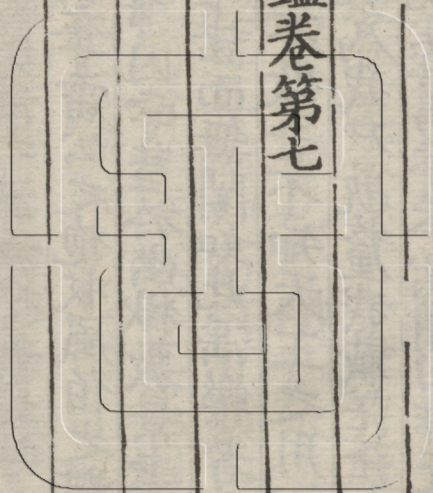
哺擊菓懋穗疏惡墜媼鉞觚角之磔刻荆撓搶而  
牧圉爰暨 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織鉅錚錚奏廟  
之金玉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卓刑  
罰糾虔布施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  
草竊還業而斂迹大道四通而不戲車續馬連千  
百為群肩輿輶載前卻而後跂搏壤歌号者萬井  
未聞歌嘍而告瘡雖立墳為界其誰敢擗膊以批  
捍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壯客未嘗覩其  
奧也且 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下度地制  
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以法

士坦以大師屏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爲路以禮爲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  
衆以恩廼文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栢社稷臣也  
有挺其楠衆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  
陽達厥聰也其檻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  
據也其陛則崇止陵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  
都旣周宮室旣成於是上意自足廼駕六龍乘德  
輿先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下觀乎學海百姓  
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皆作見者膽  
碎廼使力士提挈乎陰陽搏抗乎剛柔應乎成器

方圓微碩或粉或白隨意所裁上方咀嚼乎道味  
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  
之盈昊尋天潢之流汎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  
八壘之次奪雷公之枹收風伯之韞一瞬之間而  
甘澤霽霈因字彗於幽獄敷景雲而黯靄統攝陰  
機與帝唯諾而無闕如此淫樂者十有七年疲而  
不止諫而不改吾不知天王之用心但聞夫童子  
之歌曰孰爲我尸孰釐我載茫茫九有莫知其界  
客廼覩覩然驚拳拳然謝曰非先生無以刮吾之  
矇藥吾之曠臣不能究 皇帝之盛德謹再拜而

退

皇朝文鑑卷第七



皇朝文鑑卷第八

賦

大禮慶成賦

齊居賦

鳴鷄賦

雨望賦

鳴蛙賦

哀伯牙賦

求志賦

大禮慶成賦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張耒

晁補之

張耒

惟宋六世 皇帝踐祚之七年所以和同天人  
綏靜中外垂鴻襲裕增高累厚以對神祇祖考者  
固已蒙被充塞光融翕赫六合一意四海一口無得  
而言矣粵以壬申之仲冬將有事于南郊乃詔列  
位恪職賦事而有司建言惟我 國家因時施禮  
郊丘之位天地咸在牲幣並薦禮樂合舉而古者  
乃以陰陽之至即南北之郊別位殊時薦獻異數  
有司其何從於是天子惕然深思祇畏敬戒曰茲  
大事我其敢專群公卿士典禮之官竭思和會以  
訂不易於是議者曰先王齊明以享帝而帝之享

否雖聖人未由知之惟受福者其享之占也恭惟  
國家合祭天地于茲六世矣惟我 太祖躬膺駿  
命以遏亂畧堂皇二儀拓落八極以定萬世之業  
太宗威定宇內震蕩大鹵以一九有定天下於一  
尊 真宗熙洽富盛符瑞委積南牧之獫不戰請  
命威加北荒奏功岱宗 仁宗席安據厚不動指  
顧孽獠猾羗含皇內向吏士未頓藏竄屈伏終始  
太平垂五十年 英宗入纂百姓與能 神考有  
為六服承德此可謂受天地之福矣然則神祇之  
安吾享也其乂哉於是天子乃翳青雲之屋乘雕

玉之輿應龍受轡招搖翼軫建虹霓之修竿兮颺  
彗星之飛旂太一執節以先駟兮二十八星拱手  
布武經營而周流貔貅六師雷霆萬乘初海沸而  
雲湧忽山峙而川靜蓋天子粹然玉温健然天運  
望宮門而動色顧執策而命進惟烜赫之靈源兮  
實臯祖於神明覽光德而來降兮館玉宇之嚴清  
張咸英之廣樂備千籥之盛舞景光交徹鸞鶴來下  
神嬉靈豫醉爵飽俎翼翼清廟觀德之宮 七聖  
在天時降于宗世有哲孫豈弟無疆惠我文人瞻  
祖柘而念功兮顧禰室而感親聖孝油然而發中兮

在位望而含辛霽暘告且祥飈掠塵從我髦士來  
祇精裡御史肅吏司馬飭兵既透遲遲雲流而  
日行兮又洶洶業業海運而天聲靈旗洪旆翕赫  
歛霍兮攫拏龍虎而亂鯢鵬雄鷲愴威而震伏兮  
柔良化禮而肅清弛威弧戢天戈兮固已熄滅蚩  
尤而折撓槍執飛廉圍商羊屬之有司兮羲和磨  
刮披拂盡獻其光明蓋傾都空閭翹首跂足俯窺  
履綦傍覘佩王者忽焉不知手之加頰口之成祝  
也於是背都城望帷宮郊垆坦其迤邐兮場圃既  
寒而畢功頽青雲以連屬粲虹霓之經緯紫微下

屬於兩觀勾陳錯施於萬雉扶傾之神仰立而拱  
翔德龍下抱而曳疑神變之歛成兮涌九地而出  
峙連廡千柱廣殿萬杙飛甍闢洞牖屹壁酸股  
之隅眩目之極唐洛執筭而莫計班倕操斤而自  
惑者類非資材於斷塹而皆機杼之紡績也一室  
之用足以溫一家一宮之費何啻衣國驚霆之蹕  
既震洶壑之聲咸寂敞齋寢之靜深兮何清虛而邃  
密天子方端而虛儼而一多儀未舉精意已塞甲  
夜始晦嚴鼓載作飛斂走伏神龍望舒騰精以  
燭宵兮玄冥收威而布德靈鼉五震軫車將中天

子乃被袞執玉兮齊明莊栗之誠動于進趨表于  
形容千燎具揚萬炬畢融上揜熒惑旁爍燭龍近  
爲朝暘遠爲融風赫赫曦曦煌煌輝輝列次之士  
野屯之師歸如酌醇醪而御兼衣黃流汪洋璧玉  
照徹祥稜衡布協氣下浹音爲樂和形爲人悅白  
質之獸簫聲之鳥紛披雜沓應奏而舞節陟降既  
周燎煙始升奔星走虹奉璧薦牲豐降奔馳而仰  
鶩兮祝融焜煌而上征開閭闔兮闢清都后帝燕  
兮百神愉圓錫蓋兮方獻輿岳輪固兮溟効濡於  
是禮備樂成整車而旋萬類環極端門闢天賞出



千庾恩流百川北包大壤南盡島蠻西越流沙東窮海壖令未脫口雷運風傳野無窮人獄無宿愆破械解縲負帛囊錢車反其舍士復其伍効技呈才千鏡萬鼓天子舉酒以屬羣公咸曰休哉天子之功系曰於穆聖王建皇極兮嚴恭精禋帝來格兮柔祗並位儼牲璧兮文祖右坐臨有赫兮於惟祖宗有常則兮諱兵畏刑後貨食兮政有損益茲不易兮帝則鑒之戩穀錫兮兢兢業業日一日兮三載一祀年萬億兮

齊居賦

張耒

仲夏之月陰氣始至陽既盛而初剝陰浸亨而用事水伏畏涸火燎方熾其於人也心實過炎而腎受其弊惟人之生受命在子推卦曰坎於行爲水微陽所潛元氣之始故火甚烈則正氣或因而衰則水受害者君子之所深畏於是屏事燕息滌慮齋居既靜事以無形又遠眺而高居却紛華而弗陳與淡泊乎爲徒絕嗜慾愛精齋神聲色不御滋味罕親冲然與和俱遊湛兮以道合真故能躰強志寧愉樂壽考遠去疾厲保此難老嗚呼苟能推此以盡道考此以察物則豈惟齋戒以御時宜

其顛沛而勿失且夫冰炭相乘利害交至隕真盜  
和豈獨陰冷道心惟微易失難常困於侵陵有如  
微陽則浣心滌志以却外垢虛中保和以全天君  
故能涉至變而不濡更萬變而常存蓋將窮年以  
齋居豈特養生而善身乎

鳴雞賦

張耒

先生閑居學道昧旦而興家畜一雞司晨而鳴畜  
之既老語默有程意氣武毅被服鮮明莪莪朱冠  
丹頸玄膺蒼距矯攬秀尾翹騰奉戩有恪徐步我  
庭啄粟飲水孔肅靡爭山川蒼蒼風霰宵凝黯幽

窻之統統恍余夢之初驚萬里一寂鍾鼓無聲聞振  
衣之膈膊忽孤奏而泠泠委更籌之雜亂和城角  
之淒清應雲外之鳴鴻弔山巔之落星歌三終而  
復寂夜五分而既更萬境皆作車運馬行先生杖  
屨而出觀大明之東生

雨望賦

張耒

淡海天之蒼茫觀驟雨之霏霑飄風擊而雲奔曠  
萬里而一蔽卒然如百萬之卒赴敵驟戰兮車旗  
崩騰而矢石亂至也已而餘飄既定盛怒已泄雲  
逐逐而散歸縱橫委乎天末又如戰勝之兵整旗

就隊徐駢而回歸兮杳然惟見夫川平而野闊夫  
雲霞風月之容雷雨電雹之變非巧力之能爲蓋  
人間之絕觀必也登雄樓傑閣之崢嶸憑高山巨  
海之空曠徹除耳目之障蔽而後能窮極變化之  
竒狀嗟我居之卑湫兮束視聽於尋丈顧所欲之  
莫得兮徒臨風而惆悵

鳴蛙賦

張耒

余寓山陽學舍夏大雨屋四隅成塘聚蛙以千計  
聲鳴不絕夜爲不能寐客有獻予以殺蛙之術  
曰投余藥一丸蛙無類矣童子將用之予曰不可

復爲賦示之夏雨初止積潦過尺有蛙百千更跳  
互出幸此新霽夜月清溢我勞其休歸偃於室于  
時蛙鳴若嘯若啼若訴若歌若歡若悲若喜而語  
若怒而詬若噦而嘔若咽而嗽瘖者之呼吃者之  
鬪或急或緩或清或濁若羗絲野鼓雜亂無節兮  
又似夫蠻歌獠語詭怪之迭作也爾其困於泥潦  
失其所處而悲又若夫早暵旣久得其所處而樂  
也爰有童子持燭來謁曰蛙羣夜鳴君寢其聒考  
之周官洒灰駢蛤君其教之余得盡殺余語童子  
爾無是酷爾樂而歌而哀則哭哭則悲嗟樂有聲

曲聚語群爭引吭而呼一日之間不寧須臾蛙不  
汝嫌汝奚蛙誅萬物一府誰好誰惡爾奚自私已  
厚蛙薄參通彼已樂我自然弭爾怒心置燭而眠  
夜半張子援枕而吁顧謂童子記吾言歟前言未  
究請卒吾說物各有時夫誰敢遏爾觀夫春露初  
靄朝華始敷文羽清喙飛鳴自如若奏琴箏而和  
笙竽清耳悅心聽者爲娛及夫陽春旣徂炎火將  
極惡草蕃遮淫潦瀦積蛙於此時生養蕃息跳梁  
號呼噫氣橫逸子如之何時不可逆時乎時乎美  
惡皆然當其盛時誰得而遷及其雪霜旣降木實

草衰飛蠅聚蚊孽無所施於是此蛙斂吻收足  
然土中一聲不出黨散巢披不可終日盛不可常  
與衰迭來子姑忍之奚以殺爲哉

哀伯牙賦

張耒

伯牙鼓琴後世無如我哀伯牙似智而愚天地之間  
四方萬里知爾琴者一人而已鍾子旣死其一又  
云欲彈無聽泣涕浪浪已奏已聞欲語不可幅塞  
蒲懷無所傾寫折揚黃華巷歌里曲入邑娛邑入  
國悅國回視伯牙面有衿色夫操至伎者必不和衆人  
之耳而媚衆耳者又善工之深恥違衆者常子子其

無與而冒恥者乃身安而獲利則亦安知夫至藝之  
非禍而庸工之非社也嗟夫將爲至巧者必無顧於  
終身之無與則至巧之於人乃不祥之上器操不祥  
之器終身而不知則伯牙者乃後世之深戒

求志賦

晁

補之

幼余不自知恚兮願求古人而與之遊高平邑於  
大野兮魯東鄙而北鄒固余心其悃款兮求前聖  
又不遠豈無鄰莫可與謀兮治邴氏而俗泮幽離  
房誠不忍兮弃此而莫能藏執徐之青陽兮余先  
子兮東征橫武林之大江兮睚始寧之南邑路會

誓以周流兮求歷山之所在昔封嶠之世守兮以  
後夫而致刑越懲恥於夫椒兮進樵女而抑心懿  
二臣以國霸兮卒焉異夫出處行束薪而自言兮  
妻不忍而求去助申威於司馬兮卒殞聲以淮南  
睚訐死於婆娑兮悲綽約之亦纖彼章程之詭嘯  
兮旣睥眦於甲夜何仲御之清激兮而亦云駭夫  
觀者紛回穴其莫識兮泮千載而迹陳思苗山猶  
若茲兮又何悲乎曲水惟鄭公之志約兮逢神人  
焉靡求山峴肆而谷紆兮風瀏瀏乎旦莫耿吾何  
不可留此土兮切悲越人之機豈其食鮭而化音

兮無所用吾之綏冬矇矓其多雨兮夏瘴熱以生  
蠹溪水之淺深兮舟上下而擊石吾遵夏蓋之山  
兮聊以觀乎遠海吾先子之初服兮羌董道而不  
改小人之有心兮猶不假器末余從於東安兮依  
哲人而聞誼蜀蘇子之有屢兮漢遺化而多儒往  
者其不可及兮曷不從子之廬胡余食兮山中夕  
余宿乎江上悲世俗之近市兮余安能忍而與之  
皆往余令樓季爲右兮使王良前余世解轡而馳  
石兮緬余得此坦塗良吾朝使環澗兮密吾牙使  
撲屬攬九州而顧懷兮夫安知余力之不足遣余

生之罹憫兮歸將毋乎故都伏里門而畏鄰兮幽  
獨守此四隅時命大繆兮吾遑遑欲何之慨永夏  
之宜養霜夢然其萃之增歔歔以啜泣兮殺身其  
安可宇摧榮而藩穴兮雀鼠去而不舍憮四序之  
不淹兮春藹藹其旣菲攬卉木猶若茲兮吾獨不  
聊此時悲予仲之婉孌兮饒其心以詩禮吾不能  
操羸而坐間兮耘東山而自食歲旱曠而不雨兮  
螟又生余之場屬歲秋之有穀兮河出墳而湯湯  
於陵子之終褊兮井上李其猶飽服芬芳而潔腹  
兮夫豈不足以忘老衆虎豸而好朝兮咸得時而

的纏持衣裳而鬻暑兮余固知余賈之不售思遐  
舉而莫從兮心紆軫而蠱傷訊黃石以吉凶兮基  
十二而星羅曰由小基大兮何有顛沛旣非初志  
之敢期兮曾何以知其所繫類清濟以去垢兮芝  
九莖而爲華宵倚楹而悲咤兮疇獨憂余之無家  
蕭苑候之慷慨兮孰云非食之故濟澶淵之靈津  
兮橫中流而颺怒思城闕之挑達兮勉踵夫昔之  
人昇之志於勞兮亦反求夫余身小人不知學禮  
兮畏罪罟之所尋 宋七世之炳靈兮皇純佑此  
下土舉賢而授能兮哀榮獨此黎庶牧羊而肥兮

式亦用而有聞辟雍之洋洋兮宇干日而糾紛連  
袵以成雲兮汗而爲雨豈余不足於同門兮獨惆  
悵而延竚先事而後得兮惟其食者之費舉九鼎  
於覲淵兮亦人假夫一臂余張子之好修兮蹇博  
大而無朋雪霏而宇棟兮松栢不改其青固黃子  
嘗語余兮曰此是爲明月雖工師不以佩兮保厥  
美亦未艾彼嗻咿爲已甚兮羌浮石而沉木子雲  
之好思兮亦衆誅其寂寞虞氏之爲政兮舉五臣  
而與言彼霖霖之射谷兮何足以容江潭之鱣衆  
不察余之情兮求余初猶未沫超孤舉而遠尋兮

唯夫不足以論世良恫韓而成漢兮皓保惠而悟  
高成功則去兮曾何足以介其一毛融躬行既卒  
驕兮禹服義亦太靡陳輜車與乘馬兮栢榮亦酋  
乎富貴蕃居室以不理兮滂之志以四海允膺之  
激烈兮羌不以生而害義意豈弟神所嘏兮何以  
罹此不祥豈其莫忍鄰之粹兮紛救闔而得傷嘉  
林宗之善裁要成敗而不失寧遵不知時之可爲  
兮行漁瀨以畢世喟嵇康之蹈盡兮愧孫子其安  
補阮清舌而咎目兮潛固自識而遠去謂道不可  
爲兮爲者敗之衆悖然咸不留兮惟至人焉在之

泮千祀而語鄰兮孰與至人之服意神龍之乘雲  
兮吾欲從焉以足士生各有遇兮吾何爲侘傺兮  
此時曾藿叔不足以化兮求余身其庶幾滋蘭以  
旨蓄兮菊以爲糗脩忠信以抑躁兮大安知余之  
後圖前聖吾永賴兮攬百子與並輿時期翔於道  
與兮歷年歲以爲娛

皇朝文鑑卷第八



皇朝文鑑卷第九

賦

北渚亭賦

晁補之

黃樓賦

秦觀

送將歸

蔡確

天下為一家賦

呂大鈞

南征賦

邢居實

宣防宮賦

劉跂

北渚亭賦

晁補之

北渚亭熙寧五年集賢校理南豐曾侯輩守齊之

所作也蓋取杜甫宴歷下亭詩以名之所謂東藩  
駐皂蓋北渚凌清河者也風雨廢久州人思侯猶  
能道之後二十一年而祕閣校理南陽晁補之來承  
守乏侯於補之丈人行辱出其後訪其遺文故事  
靡有存者而圃多大木歷下亭又其最高處也舉  
首南望不知其有山嘗登所謂北渚之址則羣峯  
屹然列於林上城郭井閭皆在其下陂湖迤邐川  
原極望因太息語客想見侯經始之意曠然可喜  
非特登東山小魯而已迺撤池南葦間壞亭從而  
復之請記其事補之曰賦可也作北渚亭賦其詞曰

登爽丘之故墟兮睇岱宗之獨立根旁礴而維坤  
兮支扶踈而走隰踰琅邪與鉅野兮梁清濟而北  
出前澗漫而將屯兮後推唯其相襲坏者扈者嶧  
者垣者礮者礮者障魯屏齊曰惟歷山或肺附之  
箕拱環連勢崖絕而脉泄兮萬源發於其間谷射  
沙出浸滂渠濺澆澗汨泌澎滯激瀉忽瀆起而成  
川經營一國其利汾澮防爲井沼壅爲碓礮得平  
而肆迺滉漾而滂沛經民間而貫府舍兮瀦爲池  
之千畝惟守之居面巖背阻邈闡閣之遺址兮肇  
嘉名乎北渚悲經始之幾何兮牛羊牧而宇顛非

境勝之爲難兮善擇勝之爲難嘗試觀夫其園千  
章之菽合抱之楊立而成阡躋歷下之岌堯望南  
山之孱顏脩榦大枝出欄造天蕝砮岫之蔽虧乍  
髣髴其雲煙思僊人之樓居尚輕舉而高翻盍駕  
言其北游登斯渚而盤桓崗巒忽其翔舞菽楊眇  
以如箸撫千里於一睎收城郭乎環堵其下陂湖  
汗漫葭蘆無畔菱荷荇藻蘅荃杜蘅衆物居之浩  
若煙海歲秋八月草木始衰乃命留畧觀魚其睢  
鳴榔四合方舟順涯鱗鯉窘乎深塘兮鴻鴈起於  
中泚復有桂舫蘭柁浮游其中榜歌流唱自西徂

東纖餌投隈微鱗掛空客顧而嬉傾孟倒鍾明月  
出於缺嶺夕陽眇其微紅天耿耿而益高夜寥寥  
其方中駭河漢之衝波披海岱之冷風恐此樂之  
難留兮願乘槎乎星渚期韓終與偓佺兮采芝英  
乎瑤圃庶忘老而遺死兮路漫漫其脩阻於是酒  
酣太息中座語客曰自昔太公奄有此丘是征五  
侯桓公用之攘狄尊周方其盛時山河十二號稱  
東秦臨菑邀樂中具五民秋田青丘實園海濱而  
薛又其小邑也區區之賦食三千人其疆孰與比  
哉觀華不注竭其孤嶽虎牙桀立芙蓉齒首尚想

三週追奔執轡下車取飲僅以身免因責質於蕭  
同尚何私乎紀甌而齊自是亦不競矣夸奪勢窮  
雖疆安在事以日遷而山不改則物之可樂固不  
可得而留也認而有之來不可持所玩無固去何  
必悲此齊侯之所雪涕而晏子之所竊嗤也今我  
與客論古人則知述屬有感而歔歔豈不重感也  
哉仕如行賈孰非逆旅託生理於四方固朝秦而  
暮楚曾無必於一笑尚何知乎千古於是客輒然  
喜再拜舉觴而前曰凡主人言理實易求而我曠  
然已忘昔憂使客常滿使酒不空請壽主人如漢

孔公主人亦輒然喜受飲反觴執客之手而言曰  
詩固有之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云胡不  
樂再拜洗觴而酬客舍然大笑

黃樓賦

秦觀

太史蘇公守彭城之明年既治河決之變民以更  
生又因修繕其城作黃樓於東門之上以爲水受  
制於土而土之色黃故取名焉樓成使其客高郵  
秦觀賦之其辭曰

惟黃樓之瓌瑋兮冠雉堞之左方挾光晷以橫出  
兮干雲氣而上征既要眇以有度兮又洞達而無

旁斥丹腹而不御兮爰取法於中央列千山而環峙兮交二水而旁奔岡陵奮其擢擊兮谿谷效其吐吞覽形勢之四塞兮識諸雄之所存意天作以遺公兮慰平日之憂勤繫大河之初決兮狂流漫而稽天御扶搖以東下兮紛萬馬而爭前象罔出而侮人兮螭蜃過而垂涎微精誠之所貫兮幾孤墉之不全偷朝夕以昧遠兮固前識之所羞慮異日之或然兮復壓之以茲樓時不可以驟得兮姑從容而浮遊儻登臨之信美兮又何必乎故丘觴酒醪以爲壽兮旅榘核以爲儀儼雲霄以爲侍兮

笑言樂而忘時發哀彈與豪吹兮飛鳥起而參差悵所思之遲暮兮綴明月而成詞噫變故之相詭兮適傳馬之更馳昔何負而遑遽兮今何暇而遨嬉豈造物之莫詔兮惟元元之自貽將苦逸之有數兮疇工拙之能爲躡哲人之知其故兮蹈夷險而皆宜視蚊虻之過前兮曾不介乎心思正余冠之崔嵬兮服余佩之焜煌從公於樓兮聊裴回以倘佯

送將歸賦

蔡確

昔人之言秋意也曰若在遠行登山臨水送將歸

此其平日游子之所悲然慕悽愴尚不能自支  
而况於予乎戀高堂之慈愛積三歲之違離余親  
屬子以侍我行且復命於庭闈其送子也乃在粵  
嶺之南溟海之西洗亭之側瀘水之湄出門躑躅  
以將別仰天涕泣之交頤浮雲爲我變色行路爲  
我膺咨而况於予乎予方省愆念咎霍食布衣髮  
如秋霜形如槁枝子見吾親勿以告之 明明二  
聖仁如天也雷霆雨露固有明也孤臣放逐父當  
憐也晨夕定省歸可期也子喜親其以斯也居乎  
天下之險處乎人跡之稀觸氛霧以深入仗忠信

而不疑以余之故而兩走乎萬里嗟如子者其誰  
周楚之郊余親所棲瞻彼白雲予留子馳安得借  
翰於鴻鵠徑從子而奮飛也

天下爲一家賦

呂 大鈞

古之所謂天下爲一家者盡日月所照以度地極  
舟車所至以畫疆以八荒之際爲蕃衛以九州之  
限爲垣墻列國則羣子之舍王畿則主人之堂凡  
民之賢而不可遠者皆我之父兄保傅愚而不可  
棄者皆我之幼稚獲臧理其財乃上所以養下之  
道分責之事乃下所以事上之常渾渾然一尊百

長以斟酌其教令萬里千幼以奉承其紀綱貨遷  
有無而不知彼我之實損益上下而不辨公私之  
藏大矣哉外無異人旁無四鄰無寇賊可禦無閭  
里可親一人之生喜如似續之慶一人之死哀若  
功總之倫一人作非不可不媿亦我族之醜一人  
失所不可不閔亦吾家之貧尊賢下不肖則父教  
之義嘉善矜不能則母鞠之仁朝觀會同則幼者  
之定省承稟巡守聘問則長者之教督撫存嗚呼  
周德既衰斯道斯屈折爲十二并爲六七勢不相  
統亂從而出忘祖考之訓則劫奪其屢盟之時輕

骨肉之命則戰死於爭城之日曲防遏糴以幸其  
災縱謀用間以乘其失乖睽有甚於闕墻聞很不  
離於同室迨至秦政以強自吞推所不愛以殘自  
昏斧斤親刃其九族塗炭自墮其一門興阡陌而  
廢井田則委貨財於盜賊之手置郡縣而罷封建  
則託婦子於羈旅之屯貧富不均幾臣僕其昆弟  
苟簡不省皆土苴其子孫自漢以來終亦不復  
雖有王侯而不得輒預其政雖有守令而不得久  
安其祿譬之錦衣玉食縱無所用之子雕車良馬  
委不善御之僕門庭雖存亦何足以統制閭門無

法則何緣而雍睦豪彊日橫而畧無鞭朴之制單  
弱日困而不識襁褓之鞠豈天理之固然寔人謀  
之不足嘗聞之治亂有數廢興有主昔既有離則  
今必有合彼既可廢則我亦可舉惟盛德之難偶  
故曠時而未覩豈有待於吾君將一還於治古

南征賦

邢

居實

嗟予生之賤貧兮常坎壈而多憂汨東西與南北兮  
無畎畝以歸休皇六世之十祀兮竭來賓夫京師  
奉晨昏于庭闈兮忽十年其于茲哀衆人之夢夢  
兮乘巖危以射利驚精神於末流兮固廉士之所

耻慕前哲之高蹈兮臨川流而盥耳懼離群之孤  
陋兮將遠舉而復已彼世論之糾纏兮謂白圭為  
多疵何我公之潔清兮亦見尤於盛時皇命之不  
可淹兮方仲春而戒行惟甲子之良辰侍安輿而  
南征昔仲尼之去魯車遲遲以淹留此雖非吾之  
舊邦兮猶慘慘而懷憂賓朋肅駕而來餞兮班豆  
觴於水湄執余手以踟躕兮不覺涕下而霑衣軼  
軋軋而不能前兮馬蕭蕭而反顧念長路之超遠  
兮恐白日之去暮敕僕夫使整駕兮遂奮袂而辭  
去將發軔而回首兮望國門之穹崇唯小人之眷



戀兮情鬱結乎余衷經土山之盤紆兮入空谷之  
鴻豁野曠蕩而無垠兮榛林蕭條而來風鹿呦呦  
以鳴羣兮鳥嚶嚶而求友悵遑遑於中野兮徒悄  
悵其誰咎晨脂車於諸阡兮夕稅駕于尉氏登高  
丘以長嘯兮聲慷慨而凌厲想阮氏之風流兮停  
予車于山椒斯人不可得而見兮寄陳迹於蓬蒿  
時荏苒其不淹兮春草生兮青青群雉挾雌以高  
飛兮倉鷄得意而和鳴麥漸漸以被隴兮遵微行  
而徂征欲淹留以容與兮心摇摇而靡寧平原缺  
莽以阨靡兮迥極目乎百里獨煒煒以遠遊兮曾

不得而少止歷釣臺之故丘兮涉潁水之溱溱望  
周襄之蕪城兮弔封人之圯墳魂飛揚而不反兮  
墓蕪穢而不治曾不得其死所兮豈純孝之可恃  
蹇遭回於水濱兮日掩掩其黃昏問捷徑於野人  
兮釋予馬於汝墳中且展轉而不能寐兮起視夜  
之何其僕夫告予以肅裝兮指明星而疾馳群山  
歲嵬而造天兮踐羊氏之北境企余足以長望兮  
南路眇其方永經昆陽之遺墟兮聊裴回而逡巡  
高城曲岬而特起兮雉堞隱嶙而猶存狐貉穴處  
於其下兮鼯鼯吟嘯而成羣蒿艾葳蕤以相依兮

枳棘鬱其榛榛悼漢氏之絕滅兮想世祖之中興  
方巨滑之滔天兮恣豺狼之噬吞肆橫行於天下  
兮駟虎豹以爲羣仗大義而奮討兮實南土之裔  
孫運攬槍而一掃兮忽電滅而無存彼百萬之貔  
貅兮曾一旅之莫亢信天道之輔順兮豈人謀之  
不臧迄於今幾千祀兮魂魄遊乎何鄉冀髮鬢其  
神靈兮步徙倚而彷徨過宛葉而弭節兮陟方城  
之峨峨歎羈旅之無友兮彈劔缺而浩歌覽陵阜  
之參差兮實鬻熊之舊疆不修德而恃險兮曾幾  
何而不亡宿上唐之候館兮聽晨雞之悲鳴濯予

纓于泌水兮瞻桐栢之敬嶽飄風嫖怒以來東兮  
薄寒慘悽而中人雲漫漫以承空兮霰雪下而續  
紛念佳人之阻脩兮嘆行役之多艱車陷淖而不  
進兮馬頓轡而盤跚僕夫憔悴以懷歸兮憩章陵  
而南邁莫濁醪于漢祠兮顧白水之如帶真人一  
去而不返兮佳氣葱鬱而如在歷崎嶇之九邑兮  
涉川路之千里心澹澹而忘食兮筋骨疲乎鞭箠  
唯君子之無累兮雖九夷其可居矧神農之所宅  
兮土深厚而無虞誦孔氏之法言兮疾沒世而無  
名就寂寞以閑處兮非予心之所憑植木蘭以爲

籬兮塗申椒以爲堂葦披靡而盛茂兮衆香郁其  
芬芳優游偃息靜以索志兮又何必歸夫故鄉

宣防宮賦

劉 跋

余以事抵白馬客道漢瓠子事感其語故賦曰

元封天子旣乾封臨決河沉璧及馬慷慨悲歌河  
塞築宣防之宮燕其羣臣乃稱曰隤林竹兮捷石  
菑宣防塞兮萬福來顧眄意得詔問東方大夫樂  
乎朔進而跽曰君王佩乾符妥坤靈封岱岳禪云  
亭雷行焱馳一蹕四海力餘氣盈爰覽德水至於  
人靡遺智天不愛祉石城金墉屹立亭峙則又經

廣輪度棟宇裴回領畧心解目觀八隅九維千門  
萬戶沈嚴神麗秦帝之府於是植翠華喧靈鼉觴  
川流浩長歌神哉沛君心和患去喜至無所復加  
可謂樂矣然臣觀之未可謂無憂也天子愕眙不  
怡少焉顧曰亦有說乎朝再拜曰主臣蓋聞大川  
之源發乎崑崙之神墟出陽紆與陵門道積石而  
沉游包渾淪與俱逝羗疊疊其徂征千里一曲萬  
里九折盤礴瀆滉呼洽沕瀟蕩然長波激爲迅湍  
莽不知其幾何遂異派而同瀾已而略廣武循大  
伍麟沛轢洛積爲委輸瀟沸出乎地上悅莫際其

焉如粵若神禹繼道作德範圍天儀聯絡地脉疏  
排澁漫鐫鑿窄峇平野其藝人有安宅化鱗介爲  
冠冕蓋千有八百國臣曾問遺黎遵海隅繇平成  
之徒駭下東光之胡蘇淵然覆醜脩若馬頰如鬣  
及盤以簡以潔太史分流參匯衆折然後安翔徐  
回脉脉並醜紆餘衍漾繇眇透遲虬潛蛟伏波不  
得興視榮光與休氣茂玉檢而金繩煥乎三日而  
五色何必千歲而一清若夫羣雄逐芳位隔并山  
川圍芳氣弗宣託洶湧以爲貨芳阻厓屨以自藩  
崇墉連蟻蠹以相售芳巨浸澆滯汨乎宛延立遮

害之亭謹白馬之津雉堞瞰其東區脫臨其西又  
東北留其行又西北繫其歸垂天之翼橫海之鱗  
逐隕膠葛曾不得捨榆枋而泛蹄涔芻芻勃鬱靡  
所容怒霆擊雷掣歟已脫兔益以桃華之流駛乎  
竹箭之馭彌滿頌洞千里四顧乃始伐薪石程畚  
隤汰鷄距之防橫鏐牙之木上下連環旁側伏闕  
竹落干緇夾搜而下岌乎喘牛蹶若踉馬糗糧齊  
山徒庸成林商羊鼓舞澤門謳吟析骸樵蘇慘於  
長平之禍累塊珠玉埒乎水衡之藏諒人謀之或  
違將度數之適逢今夫呼吸潮汐關竅丘源洲渾

浮空擁沮旁穿井乍甘而撤舍麥未槁而培根何  
靈龜之下伏寓三峯平層巔表泰紫之嶢嶢陋靈  
光之巋然長封爲局土鍵石鑄守如嶠函葉萬不  
拔然而燕雀賀而人吊枝葉茂而本撥財乏力屈  
河且再塞君王方且駐屬車以流觀啓離宮而落  
成却四載之乘勞負薪之臣舉烽賦酒飛輪奉牲  
戢長慮於一笑起駕望而憑陵神閑意定澹然無  
營語未旣天子數顧尚席推几欲興臣朔逡巡却  
立不謝而退其後館陶之役竟如東方大夫言  
皇朝文鑑卷第九

皇朝文鑑卷第十

賦

南都賦

王仲粵

颶風賦

蘇過

思子臺賦

蘇過

參賦

米黻

南都賦

王仲粵

洛陽王仲粵侍親客于宋十有餘年矣宋南都也  
山川城邑人物風俗禽獸草木博觀而窮覽粗得  
其凡焉因藉華陽先生渙上公子爲問荅以賦詞

曰

華陽先生與渙上公子步于西山之隈環于竹圃

之左水經曰昨水東南流歷于竹圃有竹數百頃周四十里曰美哉邈乎土

地之沃人物之夥也公子喟然歎曰先生睹斯而

已獨不聞往者之事歟上自五帝中接三代下訖

漢唐目擊而可知指陳而可喻請為先生言之於

顯樂國在睢之陽其地則宋其分則房夏豫周青

秦碭漢梁帶以忝丘之野包以闕伯之疆盟豬出

其右汲水更其旁渙穀滅獫狁涿逐黃八水出宋城黃見左

傳藏見北征記穀雅見水經渙見元和志來遂溲見圖經從橫馳驚源分派張過乎

隕石之壑徑乎龍丘之岡行乎釣臺之渚出乎穀

城之塘上接大河通于銀潢下達渦泗匯于淮湘

崩渚響瀟森森洋洋張灩灩灩灩潏潏湯湯若乃歷

華里經汭陵乘襄塢陟貫城傍空桐而過沙隨階

鴻口而升橫亭伊高辛之帝子在大火而脩祀鄙

葛伯之仇餉猗湯征之攸始嘉微子之啓封卒繼

承於商氏訪桐廬之兩門孰世遠而難紀企蒙城

之故邑懷漆園之傲吏登北岡而遠瞰想橋公之

德懿銘三鼎與征鉞曾餘光之未墜仰子喬之颺

馭世獨尚其丘墳臨繪水而徙倚昨渙二水謂之繪水見述異志

誦相如之高文閱雙廟之靈宇欽張許之威神忠  
義煥乎日月卅彌久而逾新英風激於萬代如想  
見乎其人觀山川人物之舊纔得其凡而略之僕  
固未能詳也若宮室苑囿之盛池沼臺榭之廣侈  
靡誇前光輝絕後惟梁孝王有足稱者僕願繼其  
說而先生自覽其切焉漢有天下至文而昌九族  
躬序帝室以光乃命子武俾侯子梁惟梁大國城  
四十餘北限泰山之險西界高陽之墟禦備東南  
則九州之奧區焉廣衍沃壤則天下之膏腴焉於  
是舍大梁之故土卜睢陽之新都傍濞城而連屬

起甬道以繁紆外廣池溢內經郭郭陋九筵與百堵  
法上國之規模發小鼓以始倡下節杵而和之流  
樂府而度曲豈餘音之獨遺於是乃作曜華之宮  
擬阿房與林光鬱正殿之崑藁巍然起乎中央散  
彤彩而澔泔復煒煒以煌煌驚虬龍於金楹乍矯  
首以騰驤軒鸞翥於飛甍欲乘風而下翔歷太階  
之寶砌駢璧瑛與玉璫光陸離而眩目足幾往而  
徜徉旁有曲室後連洞房叫籛窈窕仰不見陽列  
方䟽而散騎玉女睨而悠颺又有宴間之館寔曰  
忘憂文章灑博卓落瑰奇者萃乎其中貢以文鹿

白鶴參以淥鄙細柳間以連璋沓壁綴以清管弱  
絲東苑望園三百餘里駿驥鷄鷄山鵲野雉守狗  
戴勝鳩鵲翡翠聲音相聞翱翔往來萬端鱗岬不  
可勝記其木則檉松榎柟楸梧柘檀欖檀木欄柁  
欄豫章華楓翠槐古檜朱楊雲封霧鎖臨谷被岡  
其果則楂梨櫻栗素奈朱櫻紫棗來禽吳橘楚橙  
其草則蕙若蘭菹藤蕪蓀龍杜蘅荇蓴江離芎藭  
庭蕉聳綠堦藥翻紅糝以忘憂合歡之嘉植雜以  
避暑延壽之芳叢芬芬馥馥蒙蒙茫茫其竹則簞  
簞鍾董筍筍封筍踈筍密篠布壠夾池檀欒翁茸

婀娜陸離露滋雪映風靡雲披於是乎復道連綿  
亘數千步飛閣層樓動以百數望平臺與離宮  
眇眇忘其何所中有百靈煙嵐竒秀表以落猿之  
巖環以棲龍之岫旣盤紆以第鬱亦映帶其左右  
面百尺之深潭瀨鳴玉之清溜外望秦之峻嶺懷  
故關而回首維彼蠡臺在城之西勢千仞而崛起  
豈終日之可躋攀未半而神憊意欲下而復迷驚  
斗杓之頰逼頽霓鬣之下垂疑真仙之收館非人  
寰之所棲屹清冷之對峙復偃蹇以穹隆上憑危  
檻之崢嶸恍惚不知其幾重下瞰清淵之澄澈金



碧倒影乎其中旁接鴈池綠爭漪連秋浪漲兩春  
波拍天鶴洲背其後鳧渚面其前棹女謳而蕩棹  
漁人集而叩舷水禽則有鷓鴣鴉鴛鴦鴉鷺鷥  
鷓鴣子鵠侶鴻傳翔翔翻翻載沉載浮既澆潯而  
隨波颯蜚鳴而驚舟水草則有蘆葦蘋莞蒹葭蒲  
蔣白蘋綠荇芡實蓮房雨濯幹而增綠風披華而  
吐芳王臨是國綽有餘閑思遊東苑縱獵乎其間  
於是乘雕王之輿馴實裏之馬紛萬騎之徒驚千  
乘之駕服太阿之雄劍靡彩虹之珠旂鳴和鑿以  
玲瓏翳羽蓋以葳蕤安國奉轡嚴忌附輿扈從橫

出並山之隅左許少右專諸依岡爲置因川爲漁  
奮駭百獸電激雷驅搃雄螭鼉豪豬轉犀犛麟麇  
麇轆游雉躡驅騷弓不妻發應聲而殊鋌不虛擲  
洞宵穿罽山殫谷盡孑然無餘於是梁王弭節而  
還容與委蛇徘徊往來其樂未衰相與賓客復遊  
於鴈鷺之池登龍艦飛鳳蓋釣錦鱗出文貝弋白  
鷗挂黃鶴鷓鴣下鷓鴣落薄暮日斜俛仰極樂獲  
獸之多弋禽之衆子虛之所遺西賓之所略也馳  
騁少怠明日乃宴于平臺召相如延鄒枚綺席列  
雕屏開膾脍脍多豹胎酌金漿之酎觴縹玉之醅

吹紫鳳之簫擊靈龜之鼓聆遼瀛之歌睇巴渝之舞又有邯鄲曼姬燕代麗女輕祛靚粧綽約媚嫵明眸微睨色授神予於是衆客皆醉頽然忘歸浩歌起舞獻壽考無疆之詩曰君王淵穆德日躋閒暇遊宴樂無涯願千秋千萬歲常與日月爭光輝先生曰噫公子何謂茲邪若公子所謂重耳而輕目榮古而陋今膠以人物之陳迹炫以山川之舊經又烏覩 大宋之盛乎夫 大宋之開基也肇自商立大啓土宇創洪圖而遺億代一帝統而超邃古萬國被德澤四裔暢皇武西溘巴蜀東澹海

濬北指幽薊南曜朱垠天乙七十里而興王姬周三十世而卜宅曾何足云至于祥符之際累盛而重熙增太山之高禪梁父之基神祇安妥日星光輝寶符瑞應萃乎斯時於是巡方寓幸亳社動天輅備法駕海夷獻珍黃雲覆野就見百年存問鯁寡明壹法度赦宥天下當是時也翠華迴馭龍旆載揚迺睠茲土如歸故鄉觀紫氣於芒山辨白水於南陽洒翔鸞之神翰揆鴻藻之天章於是建南京陪上國首諸夏作民極對列乎浚郊相輝乎洛宅頌慶洞開歸德峻峙

正殿曰歸德  
端門曰頌慶

若閭闔之特

闡連馭娑與枵指偉宮室之光明仰觚稜之神麗  
儉不至陋奢不逾侈旁立原廟三聖神御奉安鴻慶宮官官日事酌

獻歸罪穹崇殿實有三一祖二宗顯文謨而承武

烈彌萬祀而無窮觀其英豪之域冠蓋相望元勳

雋老五姓寔昌杜正獻趙康靖王文忠蔡敏肅張文定寓睢陽者凡五族蹈先

生之學舍祥符中正素威先生始建學舍于睢陽為諸郡之先祠堂存焉溢誦聲

以洋洋敬鄭公之碩德仰文正之餘芳富鄭公范文正嘗游

學於熙寧俯浪宕之舊渠汴渠一迴伊洛之清流中引

洛水入于及醜江吳之漕粟浮寶鷁之千舟若乃昭仁

崇禮迴鸞祥輝南都四門名連闕帶闡列隧通畿萬商

千賈鱗集羽歸星布纖麗山積瑰竒來不可抑往

不可羈南獠蠻而東濺貊紛大貝與明璣其軍旅

則棘門細柳連總百營馭以驍將厲以犀兵時以

蒐獮之際陣以魚麗之形扼一都之衝會耀萬里

之天聲其原野則田疇彌望不可計數浸以曜漁

之源被以沃壤之土舉趾即雲荷鋤迺雨芃芃離

離禾麥稷黍其亭館內之則有流觴淶波檜陰四

合照碧妙峯武備道接外之則有朝雨暮雲暖風

殘月又有王觴金縷光華宴喜嘶馬落帆芳草柳

枝之列自流觴至柳亭名聯觀光與望雲觀光望雲指

文監下

中天之巍闕其池沼則東西二湖滉滉迢迢水

澄似鏡波泛如潮窺馴鷺於別渚晏元獻放馴鷺於南湖作賦以

紀識海鴈於舊橋夏文莊自青社携二鴈爾乃金置湖中名其橋曰海鴈

魚分籥玉麟剖符命吳輔弼耆德侍從鴻儒鎮撫東

土保釐此都視先王之遺民愛風俗之安舒乘輶

繁之多裕覺坐嘯而有餘陟高臺而環望悟神意

之自如臨綠水而暫止疑放曠於江湖若予之所

舉僅知其髣髴十分未得其一隅吾子徒聞孝王

之遺風舊迹不睹 大宋之豐功偉烈也徒詫梁

國故墟之名不知 藝祖興王之實也徒誇兔園

之大鴈沼之廣不識原廟之尊帝宮之美也曜華

故基鞠爲茂草孰若都城佳氣鬱與雲翔諸侯僭

上游宴無度孰若天子巡守動靜有常珍怪之翫

竒木異卉孰若農夫之慶黍稷稻梁先生之言未

終公子矍然若驚惘然若醒茫然若有所失者既

而幡然改曰鄙哉予乎嗟予舍近而取遠習迷而

遂非其亦久矣先生博我以皇道宏我以王圻使

數十年所眩曜釋焉無疑僕雖不敏請終身而誦

之先生於是作歌以遺焉其辭曰翼翼神都

皇祖起焉煌煌巍闕真人巡焉有睟其容三殿位

爲於萬斯年天子明焉

颶風賦

蘇過

仲秋之夕客有叩門指雲物而告予曰海氣甚惡非祲非祥斷霓飲海而北指赤雲夾日而南翔此颶之漸也子盍備之語未卒庭戶肅然槁葉款款驚鳥疾呼怖獸辟易忽野馬之決驟矯退飛之六鷁襲土囊而暴怒掠衆竅之叱吸予乃入室而坐歛衽變色客曰未也此颶之先駈爾少焉排戶破牖頽瓦擗屋礮擊巨石掾拔喬木勢飈激澗響振坤軸疑屏翳之赫怒執陽侯而將戮鼓千尺之濤

瀾襄百仞之陵谷吞泥沙於一卷落崩崖於再觸列萬馬而並驚會千車而爭逐虎豹龔駭鯨鯢犇蹙類鉅鹿之戰殷聲呼之動地似昆陽之役舉百萬於一覆予亦爲之股慄毛聳索氣側足夜拊榻而九徙晝命龜而三卜蓋三日而後息也父老來唁酒漿羅列勞來僮僕懼定而說理草木之旣偃輯軒檻之已折補茅茨之罅漏塞墻垣之頽缺已而山林寂然海波不興動者自止鳴者自停湛天宇之蒼蒼流孤月之熒熒忽悟且歎莫知所管嗚呼小大出於相形憂喜因於所遇昔之飄然若爲

巨耶吹萬不同果足怖耶蟻之緣也噓則墜蚋之集也呵則舉夫噓呵不足以振物而施之二虫則甚懼鵬水擊而三千搏扶搖而九萬彼視吾之惴慄亦爾汝之相荒均大塊之噫氣奚巨細之足辨陋耳目之不廣爲外物之所變且夫萬象起滅衆怪耀眩求髮髯於過目視空中之飛電則向之所謂可懼者實耶虛耶惜吾知之晚也

思子臺賦

蘇過

余先君宮師之友史君諱經臣字彥輔眉山入與其弟沆子凝皆竒士博學能文慕李文饒之爲人

而學其議論彥輔舉賢良不中弟子疑以進士得官止著作佐郎皆早死且無子有文數百篇皆亡之予少時常見彥輔所作思子臺賦上援秦皇下逮晉惠反復哀切有補於世蓋記其意而亡其辭乃命過作補亡之篇庶幾君子猶得見斯人曾懷髮髯也

客有自蜀遊梁僚關而東覽河華之形勝兮訪秦漢之遺宮得巋然之頽基兮並湖城之西墉弔漢武之暴怒兮悼戾園之憫凶聞父老之哀歎兮猶有歸來望思之遺恫吁大臺之讒頰兮實咀毒而

街鋒敗趙國於俛仰兮又將覆劉氏之宗間漢武  
之多忌兮謂左右之皆戎殺陽石而未厭兮又瘞  
禍於宮中弑君王之好殺兮視人命猶昆虫死者  
幾何人兮豈閻骨肉與王公惑狂傳之淺謀兮不  
忍忿忿而殺充上曾不鑿予之無聊兮實有豕心  
負此名而欲亡兮天下其孰吾容苟逭死於泉鳩  
兮冀稍久而自理遘大患於倉猝兮懷孤憤於永  
已念君老而孰圖兮嗟肉食其多鄙獨三老與千  
秋兮懷愛君之拳拳犯雷霆之方怒兮消積禍於  
一言洗沉寃之無告兮戮讒人其已晚幸曾孫之

無恙兮或慰夫九原雖築臺其何救兮固知已矣  
之不諫竟策策其歸來兮蓋庶幾於復見也昔秦  
之亡也禍始於扶蘇眇斯高之羸豕兮視其君猶  
乳虎曾續息之未定兮乃敢探其穴而啗其雛在  
晉四世有君不惠孽婦晨離疆王定制惟愍懷之  
遭離兮實追二於漢戾顧孱后之何知兮亦號呼  
於旣逝寫餘哀於江陵兮發故臣之幽契仍築臺  
以望思兮蓋援武以自例嗚呼噫嘻可弔而不可  
哂兮亦各言其子也彼茂陵之雄傑兮係九戎而  
鞭百蠻笑堯禹而陋湯武兮蓋將與黃帝俱仙及

其失道於幾微兮狐鬼生於左臂如嬰兒之未孩  
兮易耳目而不知甘泉咫尺而不通兮與式乾其  
何異一既上配於秦皇兮又下比於晉惠君子是  
以知狂聖之本同而聰明之不可恃也覽觀古初  
孰哲孰愚皆知指笑乎前人而莫知後之視予方  
漢武之盛也肯自比於驪山之朽骨而况於金墉  
之獨夫乎自今觀之三后一律皆以信讒而殺子  
暱姦而敗國吾築臺以寄哀信同名而齊實彼昏  
庸者固不足告也吾將以爲明主之龜策自建元  
以來張湯主父偃之流與兩丞相三長史之徒皆

以無罪而夷滅一言以就誅曾無興哀於既往一  
洗其無辜獨於據也悲歌慷慨泣涕躊躇嗚呼哀  
哉莫有以楚靈之言告者曰人之愛其子也亦如  
余乎天道好還以德爲符惟孟德之鷲忍兮以嗜  
殺以爲娛彼揚公之愛脩兮豈減吾之蒼舒恨元  
化之不可作兮然後知鼠輩之果無同舐犢於晚  
歲兮又何怨於老懼吾將以嗜殺爲戒也故於末  
而并書

參賦

米

黻

武帝既祠太一受釐頒胙意得氣泰神怡志豫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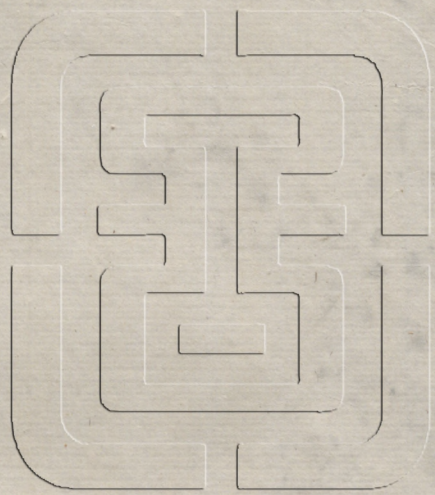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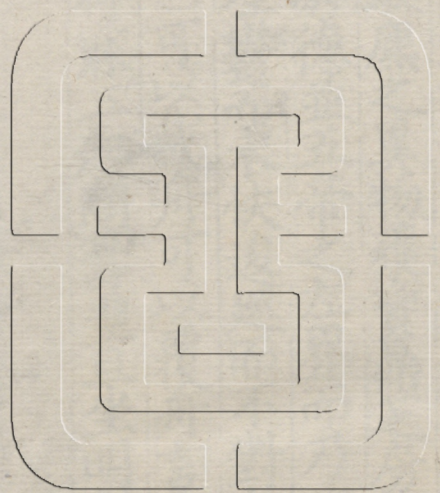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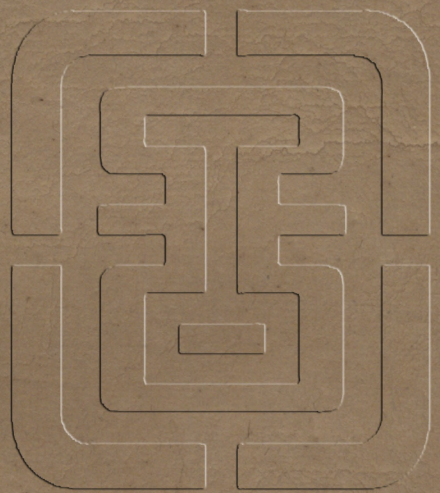
符合瑞至于嚮暮於是升通天之臺攬沈寥之路  
觀三星聯影晻然當戶顧侍臣曰是何星也侍臣  
枚臯進曰參星也帝曰是何主對曰是主民帝曰  
可聞其晻歟臯曰臣之淺學併儕優隊捷語翮言  
奉歡承話稱道盛德受况甚大此大對也臣不敢  
帝曰先生無辭臯乃蹠而進曰自周衰道喪百里  
一王嗜欲加僭民財用傷貧如碩鼠墮號鷄梁匪  
鳶匪鮪或潛或翔至于暴秦襲冕而狼趙郊坑肉  
魏野封瘡粵嶺山斷遼海城長驪丘虛地阿房繡  
墻則是星也晻晻而無光帝曰亦嘗有明乎曰有

古有治君曰堯與禹敬時命官以民爲主民之樂  
生鼓腹歌舞次逮成湯視民如傷一夫不獲如已  
納隍周之文武沈于成康道德化洽禮義興行刑  
措不用至于百齡則是星也亦常燁燁而晶熒帝  
曰宜乎自此不復有光矣曰有昔秦錄不究上天  
悔亡乃命高祖匹夫奮張一洗世亂惠綏四方化  
其姦宄約以三章及我文景恭儉博朴隱恤賑周  
德澤甚渥太倉積紅腐之粟司農朽不較之索則  
是星亦嘗燁燁而灼灼今 陛下承累聖之休光  
翕五福於仰戴坐明堂神明之會據建章珍陸之

海臣萬國朝四裔名王系於祈連宛馬來於天外  
致赤鴈駁庶之異物獲寶鼎芝房之珍恠名在百  
王之上游德並五帝之左界而乃晻晻而無光臣  
臯所以堙鬱而未快逡巡而不對也古訓有言曰  
民猶水也可以載舟可以覆舟言未及休命蓋陳  
鈞寢不得寐三起問籌翌旦坐明光殿封富民侯

皇朝文鑑卷第十





Small red stamp or mark at the bottom center of the right page.

